

晚期血吸虫病 中医疗法

孙怀麒 盛季良 李冬青 編著
袁鴻江 陆鴻寶

6.32
20

人民衛生出版社

內容提要

本书是介紹晚期血吸虫病中医疗法的专书。全书共分二部分：第一部分是关于中医对晚期血吸虫病各种主要症状的認識和疗法，其中特别提出此病的中医临床分类法以及中医医疗特点——辨証論治的具体应用，这对临幊上研究怎样运用中医疗法来治疗此病，具有实用意义。第二部分是“附录”，选輯了两个临床觀察材料及一些有关方剂和針灸疗法的参考資料。因此，不論中、西医，凡欲研究和运用中医中药对晚期血吸虫病的疗法，本书均可作为参考讀物。

晚期血吸虫病中医疗法

開本：787×1092/32 印張：2·1/4 字數：50千字

孙怀騏等編著

人民衛生出版社出版

(北京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〇四六號)

• 北京崇文區護子胡同三十六號 •

北京市印刷一厂印刷

新华书店科技发行所发行·各地新华书店經售

統一書號：14048·1979
定 價：0.24 元

1959年9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北京版)印數：1—2,000

目 錄

第一部分 祖国医学对血吸虫病的	
認識与疗法	1
一、古代医学文献中的有关記載	1
二、晚期血吸虫病的中医病理概念	8
三、晚期血吸虫病的中医临床分类	16
四、辨証論治在晚期血吸虫病方面的应用	17
五、对晚期血吸虫病常見急症的处理	24
六、晚期血吸虫病患者的飲食問題	28
七、晚期血吸虫病的临床觀察及注意事項	30
第二部分 附录	33
一、中医中藥治疗 85 例晚期血吸虫病的 临床觀察	33
二、中藥杀虫藥治疗 68 例血吸虫病的临床觀察	43
三、治疗晚期血吸虫病有关方剂及針灸疗法	
參考資料	50

第一部分 祖國医学对血吸虫病 的認識与療法

一、古代医学文献中的有关記載

中医治疗血吸虫病有显著的临床疗效，从这一点可以証明中医对于血吸虫病的認識不是自今天始，而是有悠久历史的。虽然，在古代医学文献中沒有血吸虫病的病名，但是，有关血吸虫病病因、症状及治疗方面的資料是很丰富的，只是沒有系統地把这些有关資料整理成一个独立的疾病而已，而是把有关各方面的資料分別載入水毒、疟、痢、蠱脹、水症、黃疸等病类中，其中，特別是有关蠱脹的記載与血吸虫病的晚期症状最为近似。因此，只要我們下一些整理和研究的工夫，就能在祖国医学文献中学到許多有关中医治疗血吸虫病的理論經驗。

現在为了帮助讀者概括地了解一下祖国医学对血吸虫病的有关理論和治疗經驗，分段叙述如下：

（一）关于病因方面

我国古代医家認為类似血吸虫病的蠱脹、水毒等病的发生与居住地方和飲食有关，如：清、蔣寶素說：“久客漁鹽之地，海濱旁水，湿热由生，腹大漸至脐平，竟似河魚之疾。”清、喻嘉言說：“东海擅漁盐之饒。魚者，甘美之味，多食令人熱中。盐者，咸苦之味，其性偏于走血，血为阴类；初与热合，不覺其病，日久月增，中焦冲和之氣亦积漸而化热矣。气热則結，而血始不流矣。于是气居血中，血里气外，如蠱蟠腹，又如附贅，一似妇人受孕者然。”

此外，認為接觸水中毒蟲也是發病原因之一，如：晉、葛洪說：“水毒中人，一名中溪，一名中酒，一名水病，似射工而無物。”隋、巢元方說：“三吳以東及南諸山郡山縣，有山谷溪源處，有水毒病，……一名中溪，……亦名溪溫，……其病與射工診候相似。”到了唐時孫思邈更進一步的認識到水毒就是水中的毒蟲，患此病者與涉水有關，如記有：“凡山水有毒蟲，人涉水，中人似射工而無物。”血吸蟲病到了晚期，出現肝脾腫大或腹水形成，古代醫家就認為這和臟腑功能失調有關，所以朱丹溪說：“若脾土之陰受傷，轉輸之官失職，胃雖受谷而不能運化，……隧道壅塞，……遂成脹滿，即臍脹是也，又名疊脹。”懷抱奇說：“單腹脹，……乃木橫克土，難治。”

（二）關於流行病學方面

古代醫家認識到疊脹等病的發生有地區性，如：

葛洪說：“江南山間人，不可不信之。”又巢氏病源水毒候說：“三吳以東及南諸山郡山縣，有山谷溪源處，……春秋輒得。”外台引崔氏五疊方：“草疊在西涼以西及嶺南人多行此毒。”又引崔氏疊吐血方說：“郡縣有各章者尤甚，今東有句章、章安，南有豫章，無村不有。”醫學綱目疊毒說：“江南閩中山間人，……邊鄙邪僻之地多有之，中都則蔑以聞也。”名醫類案引鐵圍小丛談：“金蚕疊始蜀中，近及湖廣閩粵浸多。”喻嘉言血疊案說：“東南沿海一帶比他處更多。”同時，也認識到與性別有關，如喻嘉言說：“血疊，……男子比女子多。”但一般的來說，男女大小都能患此，故蘇頌說：“疊痢下血，男婦小兒腹大，……”。

（三）關於症狀方面

我國古代醫學家們不僅對血吸蟲病各期症狀有生動的描述，對早期和晚期不同症狀之間的關係，似乎也有一定的觀

識，如巢氏病源的五蠱毒症狀中有“乍冷乍熱”“手足煩熱”；葛洪水毒病中有“水毒中人，……初得之惡寒、頭微痛、目注痛，心中煩懊，四肢振淅，……”等都很象血吸蟲初侵入身體時所產生的異體蛋白過敏反應的症狀。古人也認識到中水毒後進一步的發展會成水蠱，如巢氏病源水蠱候中有這樣的記載：“此由水毒氣結聚於內，令腹漸大，动摇有聲，常欲飲水，皮膚粗黑，如似肿狀，名水蠱也。”

又如血吸蟲病排卵期能出現痢疾症狀，關於這一點，在孫思邈千金方中也有類似記載：“大凡痢有四種，謂冷、熱、疳、蠱，……蠱則純痢鮮血，……以蠱法治之。”蘇頌有：“蠱痢下血，男婦小兒腹大，下黑血，茶腳色，或濃如淀色，……”同時，古人也觀察到某些下痢（可能指血吸蟲病下痢）後，會引起肝脾腫大，如王旭高醫案中有：“痢疾數年，腹內結塊。”又如叶天士醫案：“某，初因下血轉利，繼而大便秘脹，自左肺下有形，漸自腹大堅滿，……”。

至于，血吸蟲病到了肝脾腫大時期，則中醫多把它列入血蠱、蠱脹、積聚、症瘕……等門中。如喻嘉言醫案說：“郭年來，似有勞怯意，胸膈不舒，面色萎黃，胸胁脹，腹痛，將成血蠱之候也。”又醫鈔類編：“蠱脹者，中實有物，腹形充大，非蠱即血也。其証腹大，按之有塊，四肢瘦削，發燒不退，……”又，王旭高臨証醫案積聚門所載三十病例中，有很多關於血吸蟲病肝脾腫大的記載；如馬姓醫案：“……左肺斜至脐下有梗一條，按之硬，……泄痢一載，……”都是關於血吸蟲病痞塊症狀的記載。至於痞塊與腹水的關係，在喻嘉言的醫門法律中也曾明白的指出：“……凡有症瘕積聚痞塊，即為脹病之根，日積月累，腹大如箕，若抱瓮焉，是名單腹脹。”一般的來說，如已有腹水形成，則多歸入水症、水瘕、水蠱、石水、臌脹、膨脹、蜘蛛

蛛病、单腹脹等病症中来討論。如巢氏病源：“水气停聚在腹內，……其病腹內有結塊，堅強在兩肋間，膨脹脹滿，遍身水腫，謂之水症。”外台引古今录驗方中有“水瘕，……久病則如瘕，堅有蝦蠣繫”，又有“石水，四肢瘦，腹脹”等記載，生动地描述了血吸虫病腹水形成的形象。

此外，在水注、蠱注等病症中也包括有一些关于晚期血吸虫病的論述，这可能因古人觀察到血吸虫病常有一家或一村同患者，因而認為是有傳染性的，故称为水注或蠱注。“注”者，即其病纏綿不愈，死后又能傳給旁人的意義。

（四）關於診斷方面

古代医家特別立了“蠱脹”“蠱痢”等病名，其意義就是便於与其他原因引起的脹病和下痢有所區別。此外，古人也提出了臌脹應與水腫、腸覃等分開，如水腫者目窠與脚先脹，而後腹大，腹色不变；臌脹則腹先大而後四肢脹，腹起青筋；腸覃初起如鷄卵，後漸大，如懷孕子狀。

（五）關於治療方面

古人非常強調對於蠱脹、蠱痢等病的治療不應與一般的脹病和痢疾同法，如唐代的孫思邈對一般只會用簡單的“套方”來治療各種脹病的人曾提出了批判的意見：“世有拙醫，見患蠱脹者，偏身肿滿，四肢如故，小便不甚涩，以水病治之，延日服水藥經五十餘日，……月復增加，奄至隕歿，如此者不一，……。”又說：“蠱脹，但腹滿不脹；水脹，脹而四肢悉脹。醫者不善診候，疗蠱以水藥，疗水以蠱藥。如此者，仲景所云医杀之也。”

同樣的情況，明、王肯堂對於蠱痢的療法，也提出了意見：“予見俗醫惟守十數方治痢，不過攻之、瀝之而已。……用之不已，轉生腹脹，下為足脹，上為喘呼，諸疾作焉。”從以上這些引文來看，古代医家已經認識到蠱脹和蠱痢和一般的脹

病和痴疾是有严格的区别的，也就是说对于血吸虫病的早期、中痴疾和晚期的腹水，在疗法上，是有不同的看法的。

为了比较全面地介绍一下中医对血吸虫病的疗法，特就中医对“蠱”的疗法作一简单概述：在秦汉以前，山海经中就有三足蟹、亢木、鰐鱼、耳鼠等药物防蠱。神农本草经中更增加到近45种主治蠱毒的药物，其中就包括有雄黄、麝香、蜀漆、升麻、连轺……等。到了晋唐时代，又有了很大发展，在肘后方治蠱的22个方剂中，包括有杀虫、逐水、止痢等各方面的药物，如蘘荷、茜草、桔梗、隐忍草（桔梗苗）、羖羊皮、蚯蚓、蜈蚣、鬼臼、犀角、雄黄、丹砂、矾石、斑蝥、桃皮、巴豆、藜芦、皂莢、苦瓠、大戟、苦参、龙胆、当归……等。孙思邈的千金方更进一步地按蠱毒的主要症状拟立了方子，方中主要药物有雄黄、丹砂、矾石、藜芦、巴豆、蜈蚣、芫花……等。随后，历代医家在前人的基础上更有重大的发展，但归纳起来，总不外杀虫、逐瘀、消水、扶正等四个方面。

在杀虫方面，有人曾就外台秘要所载治蠱毒的六十一方中，作了采用药物的统计，发现以雄黄、巴豆所用次数最多，共12次，其次是蘘荷，用了九次，藜芦用了八次，桔梗用了七次。根据古人的经验，我们对这些药物确有进一步研究的价值。

目前，有人用人工培养的血吸虫作中药杀虫的体外试验，初步发现桔梗、毕澄茄、皂莢、野菊花、防己等药对杀死血吸虫有不同程度的效果。根据作者在临幊上运用雄黄散、复方毕澄茄散治疗血吸虫患者的观察，初步认为用雄黄、毕澄茄等中药来杀虫在临幊上有一定的疗效。

值得注意的是中医在杀虫时还根据不同的临床症状而辨证施治，如在早期主要以毒麻疹及类似感冒症状为主，则在杀虫时配合银翘散或败毒散加减，以发表、透热、清血、解毒为

主。在痢疾期，因系以下痢、腹痛为主，故在杀虫同时还兼用疏气、活血之法。到了晚期，病情复杂，则辨证施治更为重要。如对痞块的治疗，古人认为痞块是由死血、痰浊、食积之类凝结而成，朱丹溪说：“气不能成块，成块乃有形之物……”。因此，按其不同的原因采用行气、通瘀、攻坚……等法，故李中梓医宗必读中有“若大积大聚，不搜而逐之，日进补汤无益”的主张。但在使用攻逐之法时必须分清病属何经、病损在何部、积块时间的久暂而分别论治。关于这一点，李中梓说得很明白：“大积大聚……须审知何经受病，何物成积，见之明确，发直入之兵以讨之，何患其不愈！”张景岳积聚论治有“凡坚痞之积，必在肠胃之外，募原之间，原非药力所能猝至，宜阿魏膏……之类以攻其外，再用长桑君针法以攻其内”。程国彭医学心悟更进一步认为应按积聚症瘕之不同时期采取不同治疗，他说：“夫积聚症瘕之症，有初、中、末三法焉。当其邪气初客，所积未坚，则先消之而后和之。及其所积日久，气郁渐深，湿热相生；块因渐大，法从中治，当祛湿热之邪，削之软之，以底于平。但邪气久客，正气必虚，须以补泻迭相为用……。”常用的行气、活血、逐瘀、攻坚药物有枳壳、木香、陈皮、阿魏、桃仁、红花、三棱、莪术、五灵脂、干漆、蒲黄、牡丹皮、丹参、虻虫、水蛭、大黄、麯虫、鱗甲、昆布、浙贝……等。以上这些都是古代医家留给我们治疗痞块的宝贵经验。

④ 在逐水方面，古代文献中所采用的逐水药物多为利尿与泻下两方面，有人统计了外台秘要水病门中的 108 方，以利尿药用得最多，其中葶苈、茯苓、防己、桑白皮等在方中出现次数达 15—29 次；猛烈的泻药如甘遂用过 10 次，巴豆用过 9 次，大黄用过 8 次，商陆、大戟、硝石等各用过 5 次。这些药根据临床证明均确有利尿或泻下的作用。至于泻下法则，应根据

病員不同情况而采用多攻少补、多补少攻、寓泻于补或寓补于泻等方法。对于正氣虛弱的患者，古代医家則主張先采用扶正之法治疗，但扶正又得先辨别其不同情况而定，如朱丹溪在治案中有“楊兄年近三十，性嗜酒，病疟已半年，患脹病，自察必死來求治。診其脉，弦而涩，重按則大，疟未愈，手足瘦而腹大如蜘蛛狀。予教以參朮為君，當歸、川芎、芍藥為臣；黃連、陳皮、茯苓、厚朴為佐，甘草少許；作濃湯飲之；一日三次，嚴守戒忌。一月后，疟因汗而愈。又半年，小便長而脹愈。中間稍有加減，但大意是補氣行濕為主。又陳氏，年四十余，性嗜酒，大便時見血，于春間患脹，色黑而腹大，其形如鬼。診其脉涩，重似弱。予以四物湯加黃連、木通、白朮、陳皮、厚朴、生甘草作湯與之，近一年而安”。以上兩案，一是補氣，一是補血，而同樣取得了顯著的療效。

在預后方面，唐、宋思邈認為下述五種情況為不治之症：第一，唇黑傷肝；第二，背平傷肺；第三，缺盆平傷心；第四，脐出傷脾；第五，足下平滿傷腎；凡此五傷不治。但在今天看來，凡出現此等症狀者，雖不一定不治，均為較危篤之症則無疑。

至于腹水病人應禁忌食鹽問題，元、危亦林得效方中說得比較具體“凡水腫惟忌鹽，雖毫末許也不得入口。若無以為味，即水病去後，宜以酢少許調和飲食。不能忌鹽，勿服藥。果欲去病，切須忌鹽”。當然，水腫忌鹽之說，不是自危氏開始，但據此可以想見古人對忌鹽是非常重視的，不但如此，同時也提出了具體忌鹽之法。

从上所述，可以簡略地看出我國古代醫家對血吸蟲病的病因、流行病學，以及各期的症狀、治療、預后及禁忌等各方面，的認識，不但很早的，而且我們祖先在長期與疾病作鬥爭的過程中對於治療各期血吸蟲病方面也積累了很多寶貴經驗。

值得我們医务工作者学习和进一步发揚光大。

二、晚期血吸虫病的中医病理概念

中医对晚期血吸虫病的各种主要症状的病理机轉都有一
定的理論解釋。这些理論直接指导了临床实践，我們在实际
工作中体会到这些理論是正确的，根据它們去进行治疗确实
能得到很好的效果。現将中医对腹水、痞块、黃疸和侏儒的发
病机理分述如下。

(一) 腹水产生的机理

腹水症，在中医称为“单腹脹”或“臌脹”。中医論脹，往往
与肿并提，认为脹与肿产生的机理基本上是相同的，如巢氏病
源解釋大腹水肿候及通身水肿候的病理都是由于脾腎虛弱，
因此，談腹水产生的机理，也就是談水肿产生的机理，为了更
好地理解水肿的发生，必先了解一下中医对人体水液正常代
謝的理論。

正常人体的水液代謝：水液的代謝不是孤立地进行的，
中医往往将水与谷的代謝相提并論。关于水谷代謝过程，早
在兩千年前的內經上就已談到：“飲入于胃，游溢精氣，上輸
于脾，脾氣散精，上归于肺，通調水道，下輸膀胱，水精四布，五
經并行。”又說：“食入于胃；散精于肝，淫氣于筋。”“食入于
胃，浊氣归心，淫精于脉。脈氣流經，經氣归于肺。肺朝百脉，
輸精于皮毛。毛脉合精，行氣于府，府精神明，留于四藏，氣归
于权衡，权衡以平。”后世医家在內經的基础上对水谷的代謝
的研究又繼續深入了一步。認為在这一代謝过程中，脾的运
化功能起到了主导作用，如医部全录脾門中对內經原文(六节
脏象)的注解說：“足太阴独受水谷之浊，为轉輸之官……脾

能运化糟粕，轉味而入养五脏，輸出腐秽于二阴。”赵献可解釋了脾的运化功能的动力来源于少阳相火，他說：“飲食入胃，犹水谷在釜中，非火不熟，脾能化食，全賴少阳相火之无形者在下焦蒸腐，始能运化也。”这里所称的少阳相火，即无形的三焦，亦即“上焦如雾，中焦如漬，下焦如瀆”和“主气、主食、主便，虽无形而有用”的三焦。至于三焦相火的来源，历代医家都認為是来源于命门之火，亦即腎間动氣，如難經：“腎下腎間动氣者，人之生命也，十二經之根本也，故名曰原。三焦者，原氣之別使也。”三焦又是怎样完成它“主气、主食、主便”的功能呢？医部全录三焦門中对內經原文（營卫生会）的注文解釋得很具体：“按三焦乃少阳之相火，生于腎陽，从下而上，通会于周身之腠理，脏腑之膜原，总属一气耳。归于有形之部署始分为三，气之在上者，即归于上部，主宣五谷之气味，从上而出，熏肤、充身、澤毛；气之在中者，即归于中部，主蒸化水谷之津液而为荣，血即从中而出以奉生身；气之在下者，即归于下部，主济泌別汁，即从下而出，以供决瀆之职。”

这里着重談談“气”的問題，因为水谷的运化全賴于“气”，人体內任何生理过程都离不开“气化”。前面已談到水谷运化的动力是来源于少阳相火——三焦之气。除此而外，历来中医認為“肺”与“气”有密切关系，常說“肺主一身之气”“腎生气，肺藏气”“肺为水之高原”等。因此，水谷运化与肺也有一定的关系。

綜上所述，水谷代謝可归纳为以下过程：水谷入于胃，經脾之消磨和轉輸，其精气上归于肺，变化而成人身之卫与气，以熏肤、充身、澤毛；其浊气则归于心，变化而成营与血，以灌溉五臟六腑及四肢百节；其糟粕經小腸之泌別，清者由膀胱气化而出，浊者由大腸傳导而出。在这一代謝过程中，脾、肺、腎

都起了重要作用。脾总司运化之职，肾火则为整个水谷运化过程中的主要动力，其间，又参与了肺的“气化”功能。（见图一）

按五行生克学说，脾、肺、肾三者之间有相生的连锁关系，如肾火生脾土，脾土生肺金，肺金生肾水，而脾土又可克肾水（见图二）。脾、肾二者之间也有着相互依存的关系，因为肾火虽为先天命门之火，既生之后，则又须仰赖于后天脾胃运化而成的水谷之气以为资源，而脾胃无肾火的蒸腾亦不能司其腐熟、运化水谷之职。由此看来，正常的水液代谢过程须由健全的脾、肺、肾三脏共同完成，而尤以脾、肾为主。

如上所述，人体的水液代谢主要由脾、肺、肾三脏司理。此三脏之间的关系又极为密切，任何一脏有病都可以波及其他二脏而致代谢紊乱。因此，张景岳说：“水肿者，乃脾肺肾三脏相干之病也。”但历代医家论水病之成因更多地责诸于脾肾虚弱，如内经：“诸湿肿满皆属于脾。”“肾者胃之关也，关门不利故聚水而从其类也。”因脾虚则转输失职，肾虚则火不足，水无火不能运化，因而在体内引起一系列的壅滞现象而发生肿胀，正如灵枢五癃津液别所讲：“五谷之津液，……阴阳气道不通，四海閉塞，三焦不泻。津液不化，水谷并行于胃肠之中，……留于下焦，不得渗膀胱，则下焦胀，水溢则为水胀。”按我们在临床上的体会：一般中医认为周身水肿而兼咳嗽者多属肺肾之病，故用“开鬼门，洁淨府”之治法；腹水而兼腹胀、食不化等症者，则多为脾肾虚弱，因而用“温补脾肾”之治法，而两者都共同因肾之虚弱而引起，故张景岳说水之病其“本皆归于肾”。

既然，腹水之产生主要由于脾肾虚弱，而尤以肾火不足为主，因此，一般以温补脾肾为腹水之治本疗法。晚期血吸虫病

肺藏气、肾生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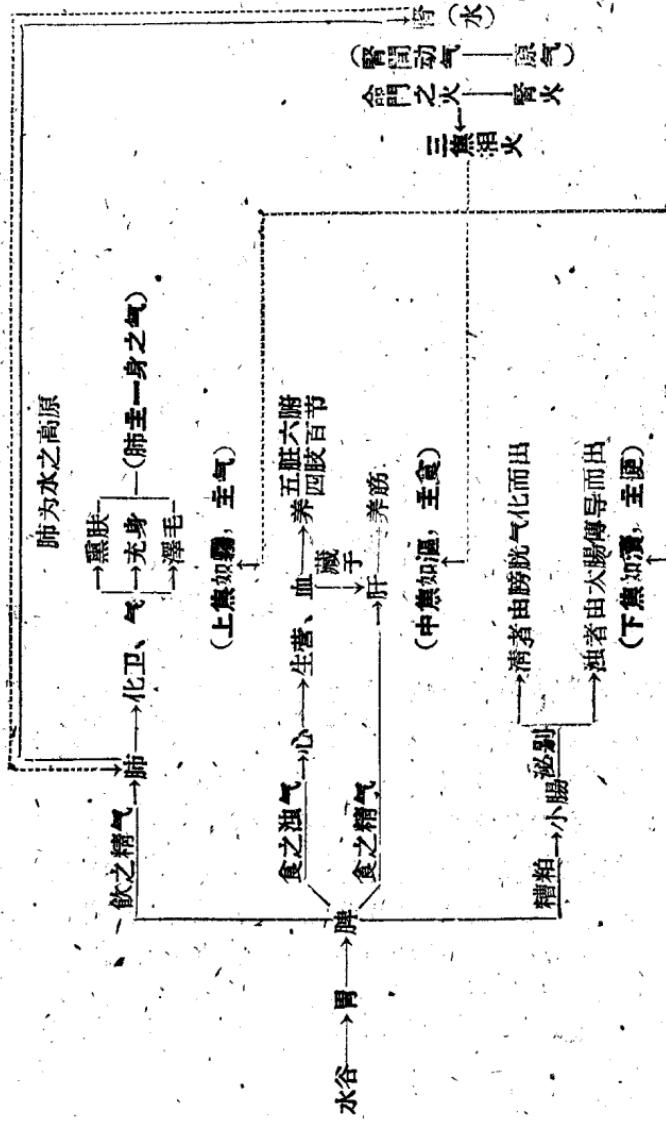


图 1 水谷代谢示意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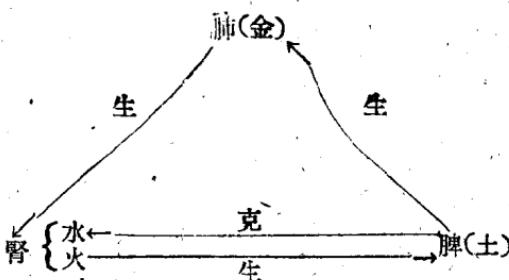


图 2 脾肺肾之关系

腹水之产生除由于脾腎虛而外，更因其腹中有痞块，古人已臥識到痞块是腹病之根，而痞块又是由于血吸虫长期寄生于體內的結果，因此，对晚期血吸虫病腹水的治疗，除溫补脾腎而外，更須消痞、杀虫。

(二) 痞块形成的机理

“痞块”一詞，在中医是对症瘕积聚之总称，今习用于血吸虫病之肝脾肿大。

关于肝脾肿大究属症瘕积聚的哪一种？根据医学文献来看，历来医家对“症”“积”的描述与今之肝脾肿大較接近。“症”“积”皆为发生于腹中之包块。“症者有形可征也”，“积者痛有定处，上下有所穷也”，不似瘕聚痞滿之无形而又聚散无定。又有人說症在下腹部，积在上腹部。从这些說法看来，肝脾肿大有可能是“积”，但按巢氏病源积聚瘤結候中提到“积聚瘤結，久即成症”，張景岳也說“凡汁沫凝聚，旋成症块者，皆积之类。其病多在血分”。因此，我們可以这样理解：在中医所称“症”“积”的病症中可以包括肝脾肿大，但不等于“症”、“积”就只是肝脾肿大。

古人認為症积之为病，可由外感六淫、内伤七情或飲食不

节引起，如張从正儒門事亲說：“积之成也，或因暴怒喜悲恐思之气；或伤酸苦甘辛咸之食；或停温凉寒热之飲；或受风暑燥寒火湿之邪。”虽然有很多原因可以引起，但是藏腑虛弱是症积形成的主要內因，故巢氏病源論症积諸候中再三提到藏腑虛弱的問題。其中，尤以脾胃虛弱为最重要，許多医家，如張浩古、罗天益、李挺都提到了这一点，他們認為“脾胃虛弱則气血兩衰，四时有感，皆能成积”。又認為“脾胃虛弱，飲食过常，生冷过度，則不能克化而成积聚結块”。总而言之，症积的形成正如华氏中藏經所說：“盖因內外相感，真邪相犯，气血熏搏，交合而成”。所說真邪相犯，即指脏腑之气血与脾胃虛弱所致之痰湿食积相搏結，故朱丹溪說积块由“痰与食积、死血而成”。因此，治疗上須补、消、攻法并用，即和肝理脾以补虛，逐瘀行气、消积軟坚以消痞块。

血吸虫病的痞块形成主要由于血吸虫对机体的損害，致使其脏腑虛弱，特別是脾胃虛弱，久而产生了积块，因此，除上述的治疗外，还应考慮杀虫的治本疗法。

(三) 黃疸产生的机理

历代医书中关于黃疸的分类虽多，但对諸痘之病理机轉及治法基本上是一致的，正如朱丹溪所說：“五痘不必細分，同是湿热。”临幊上也是将諸痘統之于阴黃、阳黃兩大类而論治。

一般論黃痘之机轉皆因湿热遏郁、熏蒸而发黃。而湿热之来源，有因时行外感而来，有因嗜酒所致，亦有因飲食失节，损伤脾胃，脾胃虛弱，不能运化水湿，湿气遏郁，久而化热者。另有一些人認為血瘀亦能发黃，如說：“血瘀不行，身目皆黃。”

我們認為晚期血吸虫病黃疸的形成與濕熱及血瘀均有关，因晚期血吸虫病的黃疸，多在痞塊的基礎上發生的，前面我們已談到：痞塊的形成是由于脾胃虛弱，不能司其運化，致痰濕與藏腑之氣血相搏結而成。痞塊積久，濕浊化熱，加之血瘀，乃成黃疸。因此，對晚期血吸虫病黃疸的治療，不仅是治其黃疸，更應着重治療黃疸的根源——即消痞塊。

一般黃疸的臨床過程是由陽黃轉陰黃，余听鵠對此作了解釋：“諸疸從濕熱始，久則皆變為寒濕陰黃，亦熱去濕存陽微之意。”但晚期血吸虫病的黃疸有始而陽黃，後轉陰黃的，亦有開始即為陰黃的，而且後一種情況在臨牀上比較多見。我們認為對這一問題可以這樣解釋：機體對病邪的反應與其本身原有的基礎有關，同一病邪在不同的機體中引起不同的反應，表現出不同的症狀，如風邪之中人，有人表現為太陽病，有人則直中少陰，表現為少陰病。晚期血吸虫病是一種慢性病，正氣日漸衰損，這是無疑的，但由于各個病人正氣衰損的程度不一，病程的久暫不一，原有体质的強弱亦不同，因而有的出現陽黃，有的出現陰黃。不過，本病基本上是屬於虛証的範疇，故以出現陰黃為多。

(四) 侏儒產生的機理

古代醫籍中有关發育障礙的記載不多，在靈樞五音五味篇提到了類似侏儒的“天宦症”，說“其冲任不盛，宗筋不成，有氣無血，唇口不營，故須不生。”其冲任之所以不盛，乃因腎氣不充足。再據素問上古天真論：“女子七歲，腎氣盛，齒更發長；二七而天癸至，任脈通，太沖脈盛，月事以時下。……男子八歲腎氣實，齒更發長；二八腎氣盛，天癸至，精氣溢瀉。”可見人体的發育與腎氣有密切的關係，所說腎氣，即先天之氣；生长